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蒼要卷一萬五千八百四十五

集部

梅溪前集卷九

宋 王十朋 撰

和韓詩

和秋懷十一首

丁卯季冬赴省試臨安至明年暮春側翅東歸既至
會稽復還太學時方首夏草木敷榮良苗懷新游目
原隰與物助欣至閏八月告歸復尋故道雲水已空
園林初落悽然感觸不能自己是月十有七日言息

其廬定省之暇親戚鄉里日相遇從有詩酒之樂忽
然無復得失之在懷也清夜兀坐短檠自照誦韓退
之秋懷詩十有一章欣若有悟因追其韻太山北斗
我實慕之白雪陽春和以巴詞云

孟夏遊會稽禾稼方薿薿南風翼翼新苗生意殊未已重
來覺非久相去百日耳黃雲萬頃空蕪末涼風起園林
亦搖落觸目成疑似人生過隙駒朱顏何足恃胡為向
迷塗奔走不停軌得失無榮辱歸來實堪喜

草木無利名時來自榮悴人生異草木百念起心地困窮斯感傷利達或驕恣一朝同物化榮辱兩何異有酒且行樂不必富與貴

直道疾伊優壯懷增靡曼海上豕方牧夜中牛屢飯半生營一名偃蹇未如願青銅忽自照白髮已堪歎斥鶻適蓬蒿大鵬搏九萬物情貴得所奚用求自獻富貴似可喜貧賤亦何怨

秋雨浸成潦秋霜漸為凌老樹暗寒蟬腥盤集癡蠅天

涯有歸客面目吁可憎吟餘自捫腹肝膽空稜稜臨淵
不善漁籬頭掛寒罾數椽茅屋下養此百不能

秋懷蟲共悲秋夜鶴同警輝輝玉繩低耿耿銀漢永靜
思鳬鳥喬遐慕螭蟠猛途遠慵著鞭井深艱下縛鳥倦
當知還馬失亦云幸窮通委天命塵慮可深屏

客路厭繁暑歸懷愜新景枕冷夢自清夜明窓更同聊
棲明月枝勝逐西風梗支床甘自息伏櫪倦思騁惟有

問目心拳拳慕回請

窓几生新涼燈火照初暗省已有昨非探懷無宿憾古
書恣掀翻古意薄窺瞰心將遊寂寥語復攻苦淡實歎
名思浮才疎得懲濫守志懼不堅入道恐成暫性柳戒
戕賊心猿思繫纜有友頻琢磨無官自校勘澹然學揚
雄不恨儲無覩

賢關謁多士頭角爭軒軒中有倦游客虛名厭馳奔學
為忠與孝思踐陽城言高秋賦歸去戲舞庭闈前東園
柿栗熟採摘供盤食兄弟各賦詩集作棣萼編甲乙二

孺子日誦言半千學語三歲時笑味生甜酸欣然動我懷長夜不成眠歸來有此樂亦可終殘年

吾廬有脩竹滴翠凝不乾天風一吹拂終夜鳴琅玕黃楊亦嘉樹一甕何團團日暮飛禽歸啾然欲求安嗟予欲何為屢涉吳江瀾一名竟未就舉彈空飛丸對竹賞佳樹聊繫予征鞍

商飈起何處古樹生秋聲肅肅夜氣寂悠悠月華明兀兀念前古孜孜憇寸誠默默守孤陋兢兢防滿盈興至

役詩匠愁來驅酒兵自適布衣願未覺青衫榮長鬚與
赤脚亦足供使令

鮮鮮霜中菊誰云晚不好開日即重陽雖晚亦同蚤對
景便須醉浮生苦難保胡為楚大夫不飲致枯槁何如
醉鄉人雖醉亦有道

和符讀書城南示孟甲孟乙

性無有不善茲言聞子輿學所以脩性揚雄著之書欲
知人之生靈臺湛然虛習善裕乃身習惡喪厥初下患

與盜跖不生兩門間所趨一不同相去霄壤如是以吾
夫子詩禮教伯魚當時非義方聖門亦蕭疏我似杜陵
翁有兒最憐渠徒愛不知教懼如驢與猪詎望登丹霄
折桂騎蟾蜍粗令有聞見免為甕中蛆耶角入小學首
誦仲尼居要知先孝弟餘力哉乎歟我家素孤寒金玉
苦無儲舊業止青箱辛勤二星餘遺爾以清白爾曹宜
念且性情乃良田學問為耘鋤勿患遠難致跬步馳塞
驢勿憂年不逢六經有新奮勿隨犇競流伺候人庭除

勿學田舍兒黃金買冠裾
在我能自脩不患無聲譽
我久困筆硯退思老山墟
拭眼看爾曹庶使愁腸舒
詩篇和韓公座右宜書諸
青春最堪惜勉矣無躊躇

和醉贈張秘書寄萬大年先之中之

戊辰十一月十一日過萬橋是夕會飲先之家同銜
盃者四人大年先之中之及予也促席而坐頗有清
歡醉中誦昌黎先生贈張秘書詩人皆勸我酒我若
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之句既別遂和韓

韻贈三君子

良友不易得清談古難聞前夕知何夕我來訪諸君共對燈燭光芳尊細論文通家忝孔李促席聯機雲杯盤畧荷禮氣味同清芬一盞洗窮愁三盃話離羣春舟會稽別孟夏別大秋袂錢塘分于會稽八月中之歸顧我與三友新當敗孤軍飄零各南北對酒無復醺客况飽牢落時光負氤氳聚散實堪恨榮枯何足云歸來已三月俗狀日紛紛幸此同一笑盤飧飮腥葷山薦巨房鼈脚烹

脩農良辰屬嚴冬敗懽無蠅蚊痛飲竟長夜高歌和南
薰雖非韓孟張所飲亦曲墳何時脫場屋南畝同耕耘
畫為雞豚社夜策詩酒勲此言宜早踐勿待桑榆曛

和縣齋有懷四十韻

予所居之東偏有室甚陋目曰陋齋客過而病之曰
予陋矣哉予曰居九夷而不陋者夫子也予不敢學
居陋巷而能樂者顏回也竊有慕焉揚子雲曰晞顏
之人亦顏之徒孰謂茲室之陋而不足以寄吾樂耶

何陋之有既而讀韓公縣齋有懷遂和其韻曰陋

齊書懷

讀書窺古今掩卷成叱咤唐虞昔垂衣禹稷起躬稼人
材各超絕王業迭興謝典謨光日月雅頌藹蘭麝孟軻
論易地顏回堪並駕窮達雖殊途聖賢實同價避就鄉
隣鬪泣笑疎戚射甘心惟飲瓢沒齒不談霸斯人嗟已
亡末俗遂多詐祿從枉道求氣為權門下爭為邑犬吠
翻取獵師罵幽人思隱盤高士欲耕灞予生苦多難安

跡殊未暇冬行駁丙足夜坐婢雙陪黃卷徒自勞青雲
未能跨借勢乏王公成名無僕射太學厭蠶鹽親闈疎
膾炙眷眷日懷歸區區每求假飛同鷗過宋閒若馬歸
華陋菴懷哲人短檠燒午夜對牀有兄弟通家足姻姪
談笑開芳尊塵勞釋征輶篇章日盈囊卷帙時抽架詠
歌同舞雩歎息殊觀蜡有田聊代祿無謫不祈赦未為
雄草玄謾學愈苴罅嘯傲窮朝曛絃歌達冬夏頭角姑
自藏齒牙誰肯借眠從弟子嘲醉不金吾怕心知得失

妄眼見炎涼乍造物豈吾苦交情勿渠訝馬來未為福
火盡安足藉孝弟儻自脩長幼必能化力耕西疇禾剩
種東臯柘言甘奉盤飧溫清飾臺榭斗粟鑒漢謠一囊
共崔舍仰效慈烏哺俯笑寒鵠嚇但令尊不空莫厭客
頻迓風篁觀掩冉山禽聽嬌姥困窮乃吾幸此禍不湏
嫁

和桃源圖

世有圖畫桃源者皆以為僂也故退之桃源圖詩詆

其說為妄及觀陶淵明所作桃花源誌乃謂先世避秦至此則知漁人所遇乃其子孫非始入山者能長生不死與劉阮天台之事異焉東坡和陶詩嘗序而辨之矣故予按陶誌以和韓詩聊証世俗之謬云

羸秦斬新開混茫傲睨前古無虞唐詩書為灰儒鬼哭李斯秉筆中書堂長城丁壯無還者送徒更住驪山下避世高人何所之出門永與家鄉辭入山惟恐不深遠豈是得已巢於斯來時六合為秦室未省今為何歲日

吏不到門租不輸子長丁添更何郵春入山中桃自花
招邀隱侶傾流霞男耕女織自婚嫁派別支分都幾家
誰泛漁舟迷處所山開洞闢聞人語乍相驚問卒相歡
設酒烹雞講賓主可憐秦事已茫然帝業初期萬萬年
猶道祖龍長在世豈知異姓早三傳鄰里殷懃爭餉饋
人情與世無相異未信壺中別有天却訝身游與夢寐
山花亂眼鳥哀鳴數日留連喜復驚更從洞口尋鄉路
逢人欲話疑非情異日扁舟欲重顧水眩山迷紅日暮

後來圖畫了非真作誌淵明乃晉人

和永貞行

予自少喜讀柳文而不忍觀其傳惜其名齊韓愈而
黨陷叔文也退之與柳善及作順宗實錄未嘗假借
公議之不可屈也如此戊辰仲冬二十有二夜讀韓
詩永貞行至予嘗同僚情可勝之句則知退之雖惡
伾文亦未能忘情於劉柳輩也予旣追和其韻遂於
八司馬中獨詳及柳蓋惜其人而深責之耳

君不見天為元和開號令先遣愴人竊朝柄奉天難平
閑虎貔奔客待詔來京師口中班班談治道貞觀開元
何足為黨與紛紛自標置遠借伊周供僂媚望塵附火
皆美官忽脩睠眦曾不難梯媒爵位由貨賂斥逐朝士
因杯盤珣瑜卧第郢佑默誰為唐室回狂瀾朝攘利權
未為怪莫奪兵柄尤可歎仙李蟠根未蓄艾十葉神器
那容干禁中大義知誰主東宮受禪同二祖越兒涕泣
吳兒悲從此豺狼不生羽剛明天子位初登翦除元惡

流凶朋八州司馬才可稱節已掃地誰復矜子厚年少
躁飛騰身陷醜黨罹熏蒸著文擬騷愁畏凝欲自辨白
終莫曾王孫尸蟲託罵憎色豈不媿明窓燈所記先友
時良肱忍使柳氏家聲崩吁嗟匪人何足憑士勿妄進
當戰兢退之鯁直憤不勝詩篇史筆兩可徵永貞覆轍
宜痛懲

和短燈檠歌寄劉長方

戊辰仲冬二十有三夜坐六行堂對短燈檠誦昌黎

詩三復興嘆旣而思友人劉長方昔作燈銘有空洞
其腹直方其形窒焉斯通晦焉斯明之句良有味也
僕自念與劉君游二十載矣平日偃蹇之迹大畧相
似去秋同與上庠薦劉遂登乙科僕拜賜而還困蹠
如舊遂和韓公短燈檠歌以寄之

我與君遊最久長短檠夜夜分清光初從鄉校共牢落
晚入太學同淒涼眼看兒輩盡騰踏尚磨鐵硯穿藜牀
君今已作青雲客萬言曾射天庭策藍袍歸拜七十翁

壽酒十分傾太白嗟予偃蹇只如前日高空作盧全眠
樂事已輸君自恣銀燭高燒環翡翠直形空腹舊時燈
牆角未應容易棄

和苦寒

羲和錯冬令寒燠常相兼在人為不常時焉作貪廉玄
冥當用事如忌還如謙宜寒噤不噓羣萌誤抽尖旣燠
俄吹冷夜寐黑不甜水行失其理厥疾不可砭前日當
孟冬雷聲震銅蟾三日輒大雪飛花眩觀覘逮此始踰

月屢變寒與炎晨起坐東牕陽光快恩雪霜畦秀蔬苗
欣馬自腰鑣頃刻變凜冽枯膝怯提拈齒牙戰霜風縮
舌疑銜箱架抽紛掀翻誰能正牙籤酒杯覺無力瓶聲
勞頻添貂裘尚不煖况或無衣縑兀坐擁黃絰胆作寒
龜潛氣血粟肌體涕漣水鬚髯紅爐熾新炭旋覺寒星
殲靜思天壤間萬類何繁纖路傍泣凍餒海角愁廢淹
羽毛有不庇腥血有不燐豈當此時可以吾身占慙
慙語妻子汝勿多怨嫌破被尚禁絮漏茅可添苦人生

苟知足處此意亦恬但願王化行東西俱被漸堯天日
舒長有目皆可瞻寒生在陋巷甘心事蘿蔔鹽何須傍人
門炙手隨姦檢耽耽王侯宅笙歌下珠簾寒暑止溫涼
焉知有窮簷否泰迭往来禍福相依黏勿用倚彼玉自
分安吾兼飽腹日三飯散形衣一襪祈寒勿怨咨庶用
懲無厭

和南食

萬先之送巨蠣百房大破饑願正魚啜間記憶前日

作東平客飲啖茲味先之舉退之南食詩蠔相黏為
山千百各自生之句僕方追和韓詩遂用其韻以謝
海錯千萬族惟蠔不能行潮來腹自飽亦足遂厥生翻
笑魚蟹蝦晨夜何營營風味與江蠅可以次第名薦身
炮炙間殼破材始呈北客昔南食一見生怪驚故人居
海濱羣鮮厭庖烹酷愛此味真不假薑桂橙遙憐山間
友混迹犁與驛蔬腸久不飽肌骨尪且瘦巨房餉饑腹
一笑百念平豈為飲食欲實見親舊情誰知蘿鹽餘盤

食味常并故鄉實堪戀未用圖西行

和聽賴師琴

黃巖施生挾書來梅溪從吾弟夢齡游以襄糧餘資
易琴一張講習之暇時一弄焉季冬之朔燈火初夜
風靜籟息明星爍然坐南窓之下為予撫之予素不
曉音律妄意古人琴中之趣欣若有所得聽終遂歸陋
齋誦退之聽賴師琴詩掩卷慨然予旣嘉施生雅尚
遂和其韻以贈

七絃自相語唱子仍和汝千指忽淒涼騷人悲戰場大
絃溫和小清越惠風夷韻參悠揚瑟瑟鳴寒泉儀儀舞
鸞凰山高水遠聽愈淡花奴羯鼓聲方彊施生幽雅士
不好笙與簧千金買焦尾悠然坐黎牀顧我非知音感
激涕自滂三聽輒三嘆羲皇在我蘿暗腸

和憶昨行示夢齡

夢齡弟近感微恙情緒常若不佳予懼其壹鬱傷和
也因誦退之和張十一憶昨行云無晏之災勿藥喜

一善自足禳千災頭輕目朗肌骨健古劍新斬磨塵
埃殃消禍散百福併從此直到耆與鯀之句以慰其
懷既又和以贈之

憶昨少年氣銳心未灰平明出門薄暮廻解衣換酒
期必醉亂花壓面欹條枚年華荏苒今半世觸事往往
生悲哀歡娛無復少年味勉強談笑陪尊罍飲纔過量
輒成疾秋霜入鬢鬢剛腸摧子年少我氣壯感琅玕夜誦
聲如雷胸中平時足蘊藉順神養素成嬰孩松姿栢質

異蒲柳堅剛不怕霜霰摧凌雲變化未可料豈比嶧峴
風中梔胡為鬱鬱乃如許與我老者同虺隕豈緣心事
未如願一念遂覺憂愁來還驚世態多險阻忤意未免
生嫌猜壯懷千里力未致齟齬翻類三足能傷和伐性
致坎坷兩眉蹙恨憑誰開吾聞君子貴知命數者於我
何有哉又聞古人亦述塞在易固有無妄災閉門靜坐
養時晦拂拭心鏡捐塵埃他年定作仁者壽齒背會見
同鯢鯀聖賢遺訓載子腹此事寧不知所裁否往泰來

固有日坦塗利轂寧湏推

和燕河南府秀才送周光宗

友人周光宗將叅告太學某誦退之燕河南府秀才
詩末章云陰風攬短日冷雨澁不晴勉哉戒徒馭家
國遲子榮以祝其行既又和以送之取古人賦詩斷
章之意云爾

吾皇尚柔理北客來輸平投戈講文藝虞庠萃羣英藹
藹六年間人物如西京菁莪各成材龍虎巍標名東嘉

號多士半作鴻都生昭然藻鑑中不負事業精先進日
通顯天衢作雷轂後生益可畏行藝方蜚聲賢哉汝南
丈頭角令人驚擰腸飽文史欲振三年鳴偃蹇未如志
造物殊無情歸來務遵養絕意蝸角爭高堂有慈親祿
養湏大烹壯懷不能已千里提短檠掉頭脫塵鞅舉翼
摩太清賤子忝交末平生荷推誠緬懷去年春駕言共
西征悠悠舊時路君今獨先行江梅弄春色愛日烘新
晴勿憚行役苦會見歸來榮

和荅張徹寄曹夢良

某與夢良遊十有五載矣栖遲偃蹇之迹初不相異
也茲復同舍上庠交契愈篤曹秋賦暫蹶予春闈退
飛別已暮面猶未會追念疇昔泮宮之樂鄉校之遊
鼓雪棹於金溪振風葛於清遠門之外不無慨然因
誦退之答張徹首章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叙
始識面次言後分形遂和其韻以寄之且速其肯來
也戊辰季冬十六日

故舊別云久語言猶未聆歲暮念愈劇宵長夢頻形憶
昔始傾蓋相看俱妙齡參乎方越席鮑也纔趨庭樂泮
共采藻泛江同食萍玄深探羲畫狂妄窺麟經端能辨
箕箒未省分雷霆卷帙發晨架膏油燃夜櫬君才富八
斗我字識一丁輕纏苦窘幅高屋欽建瓴低頭願為愈
割席終慙寧結游指寥廓約泛航清吟驥足騁天駿鼈
頭縉海腥塗遠困塵鞅棹迴閣寒汀壯懷誓白水憤氣
干青冥孤嶼散形影雙溪隔滄溟耿耿月遙共悠悠門

獨扁論文憶李白對酒懷劉伶鄉校鼓沂瑟頌章賡魯
駒濯暑振風袂破寒操雪船勝游倣栗里雅會脩蘭亭
瓶罄沽甕蟻燭殘照囊螢猖狂却大雅酩酊還獨醒槐
市忽飛詔英才先振翎短檠歌慷慨長劍磨晶熒舊耻
雪赤壁奇功收井陘高價壓羣玉新文麗繁星鄉間借
光豔庠序資儀刑隨羣袍暫白唾手衫當青殘生適孤
苦舉足方伶俜文房泣遺澤座右悲先銘犬馬不填壑
鳬鷺卒同涇射縞服彊箭撞鐘施寸筭惟求免場屋詎

望揚王庭師旋約奏凱案就期脫固勢屈戰徒力命奇
文不靈秋翼困燕雀春苗害螽螟日念返桑梓願言和
鶯鈴溪山有偕影風雨無獨聽懸崖踏蒼翠怪石穿瓏
玲豹閒眠霧窟鳥倦棲雲屏世情自翻覆交態長芳馨
歲時覺荏苒咫尺如飄零盈虧屢瞻桂開落頻觀蓂欲
去廢負米念來方祝齡何時摵子手一笑空吾瓶注目
杳雲雁緘書附原鵠吝佇滌胃鈍頑資發鋤得得戒
徒馭遲遲趨闕廷猶勝炙手輩奔走趨公廳

己巳元日讀送楊郎中賀正詩因和其韻

曉日五更雞咿喔銀缸明滅燒餘脂家家呼牛逐耗鬼
牛歸誰家鬼何之皇都朝會我無與西疇春事行及期
弟兄成行拜親老猶勝去年身未歸

人日過電山隨行有昌黎集因讀城南登高詩
遂次韻留別孫先覺

臘去梅已稀陽浮柳初弄北斗新轉梢東風漸消凍為
人節固佳顧我身無用命駕訪親交肩輿勞僕從門闈

念久別燈燭忻此共興來酒自斟歡至歌頻送提壺勸
銜杯播穀催除葑農耕方迫歸行樂未能縱人生苦離
別俗狀嗟倥偬春風桃李花把盞何時重

和李花

梅溪書院有李數株土寒花瘦游人不之賞因讀退
之詩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中有一株李顏
色慘慘以含嗟惻然有感遂和其韻

春風入園林萬卉以艷爭相夸胡為此仙李顏色憔悴

堪咨嗟稜稜瘦樹數點雪半醒半睡風欹斜枯枝膚剥
少生意況有疥癬相孽芽不如兔葵及燕麥妍媚春色
搖纖葩下自成蹊直虛語誰肯顧盼留香車顧我逢春少行
樂老眼日有文書遮自憐哀颯已如許那更對此愁人花
皇都二月桃李盛朱輪翠蓋方紛拏東君世情亦太
甚十分春在侯門花試吟怨句問蒼昊一種春工
何損加白華秉燭光照夜此樹不屬孤寒家造化無言
意潛告我愛萬物初無差物情稟受苦自異奚有厚薄

施萌芽勸君勿為花致怨居易俟命思無邪

和荅柳柳州食蝦蟆

蝦蟆水蟲也不為人害與螟蝗之類不同然周官蟻
氏掌出去鼈鼈以灰洒之則死說者謂蟻與耿鼈尤
怒鳴聒人耳故去之予竊謂此非周公之用心必後
世傳習之訛而附益其說也退之記其事於詩未免
乎勸矣已巳仲夏羣居梅溪諸友頗嗜此味丐者爭
捕而致之予懼其殺物滋多和韓詩以戒

蟲魚千萬族一一異狀貌飛潛同一性巨細何必校彼
微水中蠹四足僵而匏自從科蚪初生育在泥淖好鳴
乃其性非故欲喧鬧蟻氏職洒灰恐非聖人教吾聞人
間世生死同夢覺殺物傷吾仁忍聽聲牌照况我儒衣
冠絃誦生鄉校彼亦呼子曰有意欲吾効諺云住近孔
堂蝦蟆呼子
曰故以人蟲各好生奚用苦相撓退之憚食蛇得得釋
籠罩子厚放鷗鵠仁心亦稍稍胡為於此蟲未盡忘嗜
樂薦祠用梟羹陷穿誅虎豹古人豈妄殺去害除不孝

願留茲鼓吹駐我寒溪櫂

梅溪前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梅溪前集卷十

集部

宋 王十朋 撰

詠史詩

伏羲

太古民淳事簡稀聖人牛首號包羲如今四海皆人面
心似山川更嶮巇

六畫中含萬象殊洪荒一變遂歸儒河圖不授包羲氏
民到于今日尚塗

神農

民食腥膻鳥獸同那知土穀利無窮後人只祀勾龍棄
誰念艱難起帝功

黃帝

百年功就蛻乾坤鼎冷湖空跡尚存別有慶源流不盡
皇朝奕葉是神孫

唐堯

仁德如天帝業隆四凶不去付重瞳當時黃屋如傳子

千古那知揖遜風

夏禹

洪流浩浩浸寰區
民雜蛇龍鳥獸居
長歎當時微帝力
蒼生今日盡為魚

啓

堯舜與賢真可法
夏王傳子若堪疑
謳歌自屬吾君子
不是當時禹德衰

少康

虞仍靡艾共輸忠一旅中興復禹功較德宜優漢高帝
知音惟有貴鄉公

桀

大禹辛勤造夏邦子孫何苦事淫荒國亡不悟生平罪
翻悔當時不殺湯

成湯

天乙興仁獸網中鳴條一戰遂成功歸來猶自懷慙德
事與唐虞已不同

高宗

湏信精誠可動天
高宗一夢得真賢
濟川不賴良舟楫
安得中興五十年

紂

釀酒為池肉作林
深宮長夜恣荒淫
何如早散橋倉粟
結取臣民億萬心

周文王

民疾商辛若寇讎
三分天下二歸周
文王終世全臣節

不念前時羑里囚

武王

八百諸侯會孟津
民心天意總歸仁
須知不食干戈粟
自有登山采蕨人

成王

姬旦推誠相幼冲
流言交亂出居東
誰云王是中才主
一啓金縢即悟公

宣王

北伐南征萬國臣中興周室賴賢人崧高千古英靈在
何獨當時降甫申

幽王

文武基圖未易量可憐中葉壞幽王神龍流沫生尤物
赫赫宗周一笑亡

秦始皇

鯨吞六國帝人寰遣使遙尋海上山仙藥未來身已死
鑾輿空載鮑魚還

二世

始皇一怒逐扶蘇天欲亡秦果在胡翻被四方黔首笑
不分鹿馬是誰愚

漢高帝

百戰功成漢業新咸陽置酒問羣臣區區高起王陵輩
豈識龍顏善用人

仗劍崎嶇起沛豐祇將嫚罵馭英雄雖然能用三人傑
已失商山四老翁

文帝

文帝興王自代來百金不費亦仁哉後人不務師恭儉
萬戶千門幾露臺

武帝

武帝英雄類始皇甘心贖武國幾亡晚年賴有知人術
解把嬰兒付霍光

宣帝

道雜霸王非美事治先刑法少仁恩蓋楊韓趙猶誅死

誰謂當時獄不寃

元帝

德化欲遵周軌轍刑名思革漢規模更生疎斥蕭生戮
元帝何曾善用儒

光武

大命由來自有真子輿徒號漢家親須知炎祚中興主
元是南陽謹厚人

鬱鬱葱葱瑞氣浮南陽兵起再興劉將軍大敵非常勇

文叔平生本好棄

明帝

萬乘臨雍事老更橋門億萬會諸生永平天子真儒雅
只恨容人度未宏

章帝

民苦繁苛厭永平科除慘獄慰羣情不窮窩憲欺君罪
翻被寬柔壞典刑

魏武帝

董呂袁劉電掃空阿瞞獨步驕姦雄豈知權備皆人傑
未肯全將鼎付公

吳大帝

拔刀斫案氣如虹獨倚周郎立雋功一戰果摧曹孟德
不妨高枕霸江東

蜀先主

曹公姦黠世無雙元德雄才肯見容誰把荆公資霸業

一朝雲雨起蛟龍

晉宣帝

四朝天子寄安危寡婦孤兒豈忍欺見說五胡扛鼎日
又勝三馬食槽時

晉武帝

早歲膺圖帝業光晚年何事政多荒筭來不用平吳好
畢竟吳平速晉亡

元帝

金陵王氣為誰鍾五馬南浮一化龍四海民心共思晉

江東何事却從容

宋武帝

宋武英雄世莫加長驅千里定中華乘機不據金湯險
自剖乾坤作兩家

齊太祖

天厭金刀水德終一時人望屬蕭公能論魏武周文事
獨有區區謝侍中

梁武帝

不法先王治用儒捨身傾國事浮屠堪嗟餓病臺城日
曾得空王救死無

簡文帝

青絲白馬渡江來宮殿酣酣盡委灰不解開門納桃棒
空悲明鏡不安臺

陳武帝

一旦權臣外召君已知天帝欲興陳江淮若道無神物
誰報齊兵至壽春

後主

臨春閣上醉流霞
狎客酣歌舞未涯
江左半無陳日月
君臣猶聽後庭花

魏道武

大舉南征破弱燕
拓開中土奠山川
功成若更能修德
自可延年度厄年

北齊神武

浮圖入海天亡魏
鸚鵡興謠運啓齊鄴
下兵興黃蠟死

營中星墮衆驢嘶

齊後主

峩冠食祿鷄開府搖尾承恩大郡君將士焉能死征戰
盍驅爾輩赴三軍

周文帝

傳檄東征賀六渾親迎天子入長安剝載沙苑千株柳
長使齊軍破膽寒

隋文帝

孽后邪臣造釁端房陵幽閑抱深冤一朝變起宮闈內
方信當時用婦言

煬帝

汴水東流岸柳春龍舟南下錦帆新鳥聲勸酒梅花箋
笑殺隋亡亦似陳

唐太宗

仁義誰云不可行文皇親見治功成德彞可惜身先死
豈信人間有太平

高宗

正觀基圖極盛隆誰將神器付昏童倒持利柄歸房闥
仙李枝柯一剪空

明皇

天寶君臣玩太平梨園弟子奏新聲貴妃一笑天顏喜
不覺胡塵暗兩京

肅宗

張后宮中巧弄權上皇西內老誰憐杜陵獨念君臣義

長向雲安拜杜鵑

德宗

虜箭侵陵御幄時君臣相顧不勝悲難平猶自惟天命
盧杞姦邪竟不知

憲宗

叛將連頭就典刑元和功業九年成晚年誤信妖人術
禍自丹砂藥裏生

文宗

輦路青青春草多凭高無語涕滂沱禁中夜召詞臣語
受制家奴可奈何

梁太祖

天下人心共惡梁祇應無奈虎狼彊可憐千尺黄河水
投盡清流始滅唐

唐莊宗

十年征戰不辭勞三矢功成意氣豪自咤身為李天下
焉知禍起郭門高

晉高祖

王帛和蕃辱已深那堪割地侈戎心關南指點烽烟裏
遺患寥寥直至今

漢高祖

石氏君臣盡播遷晉陽兵起據中原早知只有三年漢
何似捐軀報晉恩

周太祖

出鎮雄蕃勢已危擁兵乘釁襲京師誰知一代生靈主

元是雕青郭雀兒

周世宗

高平決戰破劉旻北取三關速若神大業未成天命改
殿前點檢是真人

許由

肥遁箕山不可尋高名不朽到于今尚留昔日洗耳水
為洗世人爭競心

后稷

洪水橫流四海饑教民稼穡務三時後王欲識艱難業
讀取幽風七月詩

伊尹

窮居樂道自躬耕那肯要君用割烹湯后不加三聘禮
未應改志為蒼生

箕子

諫君不聽念君深被羨佯狂自鼓琴千古共傳箕子操
一時難悟狡童心

比干

諫君不聽盍亡身豈忍求生却害仁不向天庭剖心死
安知心異世間人

伯夷

避紂窮居北海濱歸來端為有仁人武王不聽車前諫
餓死西山志亦伸

太伯

太伯高風不可追鴈行接羽共南蜚莫言斷髮便無用

猶有荆蠻慕義歸

太公

隱迹蟠溪七十餘釣灘清淺鬢蕭疎滿懷韜畧為香餌
只釣文王不釣魚

周公

明堂攝政朝羣后四海流言孺子疑何事召公猶不說
丹心惟有鬼神知

召公

鼠牙雀角豈能欺召伯聰明聽不疑南國政成公已去

甘棠長結後人思

齊桓公

諸侯九合霸圖成晉宋江黃盡會盟惟有召陵功最直
包茅不貢故來征

晉文公

逆旅栖栖十九年五蛇夾負遂升天却慙不及齊桓正
卿相由無管仲賢

宋襄公

小國爭盟禍莫逃託名仁義直徒勞殺人祭鬼寧非忍
猶是臨戎惜二毛

秦穆公

秦穆平生善用兵孟明三敗始功成後人不識兵家勢
異議紛從勝負生

楚莊王

周衰夷狄最跳梁楚入春秋勢更強能用一言存滅國

賢哉猶有一莊王

魯隱公

唐堯授舜由天命太伯奔吳避聖人魯隱效顰端可笑
遂桓不正自亡身

桓公

菟裘有意身將老社圃無端釁寡已萌篡魯由來因羽父
過齊爭奈遇彭生

莊公

先君出會不生還
魯弱無由可報
寃禰廟豈宜姜氏見
莊同何忍與讎婚

閔公

慶父哀姜產禍芽
斷斷魯道可勝嗟
武闈難起無人救
季子來歸未足嘉

僖公

僖公能繼伯禽風
盛德揄揚魯頌中
惟有春秋用王法
不輕一字曲褒公

文公

時無閏月那成歲廟有先君豈上賢魯國從來秉周禮
文公何事獨無天

宣公

東門無道敢欺天過市哀姜語可憐和氣致祥乖致異
如公自合大無年

成公

周室孤危若旅人諸侯誰復肯來臣成公不是朝天子

假道京師會伐秦

襄公

侯伯誰修二霸功大夫專政自襄公堂堂魯國車千乘
翻在三家掌握中

昭公

昭公失國寓乾侯方伯無人肯見憂如晉適齊徒取辱
祇緣不用子家謀

定公

春秋疆場事紛然、齊魯干戈幾載連。若使真儒長見用、
來歸何止汶陽田。

哀公

諸侯失政陪臣僭、中國無君左衽專。欲問哀公後來事、
春秋書止獲麟年。

鄭莊公

天地深恩詎可忘、寤生忠孝兩俱亡。身從何出翻囚母、
國是誰封敢射王。

齊襄公

諸兒帷薄可曾修
敵笱詩包兩國羞
何事春秋尤諱惡
祇緣能報祖宗讎

齊頃公

敵國行人詎可輕等閒
戲笑禍胎成胥間竟日知何語
回首齊郊已被兵

鄧祁侯

舅甥杯酒結綢繆
豈忍陰懷盜賊謀
不聽三臣言亦是

未湏深罪鄧祁侯

晉獻公

齒髮衰殘志慮昏謾興婦口可心寒不知尤物能為禍
却為驪姬寢食安

楚靈王

章華臺就國疲繇徵會諸侯意氣驕楚衆已離猶不悟
近臣徒為頌祈招

楚懷王

懷王誤與虎狼親身死咸陽一旅人見說國人懷舊德
楚雖三戶亦亡秦

吳王夫差

西施未必解亡吳祗為讒臣害霸圖早使夫差誅宰嚭
不應麋鹿到姑蘇

越王勾踐

機會由來貴速投姑蘇事與會稽侔謀臣不早麾兵進
嘗膽徒勞二十秋

穎考叔

衣冠肉食謾紛紛誰解杯羹感悟君穎谷封人雖賤士
却能純孝至今聞

石碏

人情誰忍棄天倫公獨能將義滅親何惜一時誅賊子
不妨千古作純臣

孔父

春秋死難止三人皆欲求仁未得仁節義可書惟孔父

勝如仇牧勝如荀

仇牧

春秋死難止三人皆欲求仁未得仁仇牧捐軀為君父不如孔氏勝如荀

荀息

春秋死難止三人皆欲求仁未得仁荀息捐軀為私暗也勝賊子與姦臣

祭仲

庶子雖賢寧奪嫡人臣惟聖可行權區區祭仲何為者
賣國容身豈足賢

管仲

小節區區豈足羞功名未顯分纍因平生自有真知已
寧患桓公怨射鈞

大夫種

狩罷吳郊鳥兔空巢棄獵犬廢良弓大夫自為知幾晚
豈是陶朱計不忠

范蠡

久與君王共苦辛
功成身退肯逡巡
五湖渺渺烟波闊
誰是扁舟第二人

李廣

李廣才名漢世稀
孝文猶自未深知
轂殲長歎無頗牧
翻惜將軍不遇時

隴右英豪真有種
將軍才氣更無雙
功高不得封侯賞
祇為當時殺已降

婁師德

忤意由來勿校難誰能唾面自乾直須事過心平後
方服妻公度量寬

狄仁傑

武火方炎李欲灰忠良何力可能回斗南人有擎天手
為向虞淵取日來

徐有功

獄興羅織陷忠良公亦幾遭虎口傷蹈死救人免死

論功何止漢于張



梅溪前集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俞鳳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萬五千八百四十七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一

宋 王十朋 撰

賦

雙瀑賦

王十朋遊蕭峰之下訪鼻祖於仙籍駐杖屢於金溪觀雙
瀑之千尺於時驟雨初歇飄風迅擊飛泉洶湧怒流湍
激噴烟霧於蒼嵐吼蛟龍於大澤百川震而澎湃萬類
紛其辟易趨若傾崖轉壑變丘谷而爲陵又類萬馬千

兵奏鼓鼙而赴敵久之狂潦微殺巨流順適靈源復尋
於故道雙派交馳於絕脊勢偶殊而卒合路雖分而稍
迫玉筋垂兮拂輕寒長紳拖兮蘸深碧疑若鯨鯢鬪怒
兮力未決而方酣干鎗爭鋒兮光交騰而互射嗟天匠
之施巧兮作勝事於泉石顧一派之罕有兮豈雙流之
易得不見夫銀河落於半天兮破廬阜之山色梅雨飛
於石門兮敲芝田之靈蹟潭千丈於石橋兮渺仙凡之
路隔龍兩湫於雁蕩兮分大小而異宅彼獨溜而孤飛

兮猶擅名於今昔况並峙而爭流兮作人間之連璧吾
欲窮千里之源兮問化工之始闢思漢使之不復見兮
悵靈槎之難覓獨終日而登臨兮寄吾懷於幽寂興雖
盡而忘歸兮猶待乎風清而月白於是目瞬飛流之末
耳洗寒潭之側思往事之微茫仰遺風而歎息竈中烟
冷難尋入竹之人峰頂蔓荒不見吹簫之客賦罷乃歌
而歸曰雙瀑之水從何來靈源千尺高崔嵬飛流噴沫
飄瓊瑰空山落日鳴春雷有客來遊獨徘徊枕流漱石

興悠哉塵襟濯罷飄然回風清月白空簫臺

至樂齋賦并引

予讀歐陽詩有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之句因採其語以名齋又從而賦之

予與客坐於書齋之內容仰而顧俯而笑曰子知天下之樂乎散於事物之萬端會於窮達之兩途然皆有窮焉吾言而子聽諸高車駟馬腰金曳組前者呵後者衛士之得志於當時者之樂也然有時而厭焉前日朝廷

之士扁舟去而烟浪深也枕流漱石吟風嘯月採於山
緝於泉士之無求於世者之樂也然有時而改焉前日
山林之士蕙帳空而猿鶴驚也予曰子之言皆外物之
樂也樂故有窮鳥知天下有所謂無窮之至樂哉一簞
食一瓢飲顏回之樂也宅一廛田一區揚雄之樂也是
固無心於軒冕亦不放志於山林得乎內而樂乎道也
吾今游心於一齊之內適意乎黃卷之中師顏回友揚
雄遊於斯息於斯天下之至樂也又烏得而能窮

歸去來賦

歸去來兮終日思歸今已歸嗟連歲之行役兮誤甘旨
之屢違身雖處於異鄉兮念長在於庭闈陟高岡而東
望兮悵白雲之孤飛食齋鹽而無味兮悟蝸角之真非
泛季卿之竹葉兮詠晨光之熹微辰未浹而到家兮指
青燈而扣扉粲慈顏之一笑兮紛稚子之牽衣雖吾歸
之不若人兮不能衣錦而乘肥吾將以此而易彼兮學

何蕃其庶幾

梅溪題名賦并引

吾徒宋孝先李大鼎作梅溪庚午多士賦叙一堂八齋六十人名字而鋪陳條列三百六十字之中言簡意盡有足觀者陳元佐萬孝傑童侃又作梅溪多士賦通前後八年間凡一百二十人而併列之文工而事益詳予於是採二賦之餘意變聲律而古之先美後規效古人勸諷之旨非敢以文戲也目曰梅溪題名賦

余闢館於梅溪芳歲甫及乎夢齡余弟壽朋字夢齡書館之闢今八年矣故

借夢九齡以喻意

自淵獻而逮乎敦牂兮頃十朋而今百朋余某

名百朋予季弟昌齡名予癸亥秋闈館聚徒游從者十人至庚午歲通數之凡一百二十二人

齊敬八

而堂虛一兮咸與賢而與能

謝與賢簡之與能任之

余宗旦而罔

有一德兮

余宗旦仲阜賈稱一德

敢不希仲舒之明經

陳元佐希仲

幸

諸友能祖說之遜志兮

張祖說文孺鄭遜志時敏

又恪希顏回之服

膺陳恪叔恭林

次淵希顏乃有汾晉五士

羅士能少陸謝士奇文美士龍漢臣連士表少

華季士宏宏老昔晉文

公五士故曰汾晉五士

漢唐羣英

張次房漢英孫元齡

鄭國七子

張仲遠子猷周孝友子施孝顯子揚孝思子則濬子深王淳張載並子厚春秋鄭七子賦

詩涼州三明

劉元德明夫萬序明之余如晦明叟後漢有涼州三明

器成三足之

鼎

李大鼎鎮夫邵鼎舜叔鎮萬鼎鎮遠

才宜九佐之卿

萬澄清卿童偉俊卿侃文卿宋孝先

臣名卿陳光朝臺卿林叔舉寰卿

有

一瑞芳沖遠之

鶠

賈脩一瑞劉鶠沖遠

有千里芳圖南之鵬

周千里百駒謝鵬圖南

莫不端

武升堂

蔡端威仲

敦詩趨庭

劉敦詩溫夫

如璧之瑩

余璧如芷全之

之馨

王芷茂之

如察之茂

葉察口萬之

如椿之靈

萬椿楊椿並字大年

之美

萬梗永年楠億年楊楠元幹

如松梓之青

萬松喬年林梓材叔

森乎如鉞

之可畏

劉鉞通達

轟乎如震之可驚

周震景東

皎乎如海嶠之吐

明月

將嶠
景山

耿乎如長庚之輝衆星

李庚
少白

昂昂乎隨季梁

之梗槩

萬孝傑
季梁

孜孜乎衛伯玉之老成

潘孜元
劉闢

伯玉

可居天任而澤遠

趙公倚
楊寓

天任

可為

王佐而揚庭

王佐
才仲

陳獻
楊庭

可起傅巖之築

劉傅
巖叟

可同舜佐之登

謝臯朋
舜佐

憲

一變而樂作

連憲民式
次鳳

炳伯虎而文興

賈炳作德
伯虎用之

肇輝先之德業

陳肇德遠
許輝先光甫

諧興祖之家聲

余諧孝仲
姚紹宗興

祖汝文兮宜月選而季詮

何鐸汝文
季詮仲言

汝弼兮必類進而

方升

陳舜咨汝弼
方升中高

邈矣乎

王逖
正矣

有來二客業彼管城

橫陽

許武子龍泉管叔奇來客梅溪以篆字題名

名列甲乙字篆丙丁

丙丁謂篆字也見爾

雅

如翼斯飛

吳冀

如璘斯熒

王璘

燦銀鈎與玉筋

儼壁

上之題名吾徒之秀乃有詞賦

芳少雲之作

朱少雲

吉作

原之老乃變聲律

芳祖舜之賡

陳少雲

於是闡大猷而

溥告之曰

李大猷定夫孫

溥學必剖藩籬而克己

繆克

己兼

夫道必舍蹊徑而中行

蔣中行謙仲

先之以孝忱之意

萬庚

先之

曾來會課亦與題

申之以敦信之誠

萬庠申之劉敦信

信叟

禮欲

安上芳必先自治

林安上世闕

仁欲及遠芳慎毋自矜

林取仁及

取

遠湛萬頃以窺憲

黃萬頃伯葉頃澄叟

妙一唯之悟曾

鄒一唯仁叟

祖伊尹畎畝之樂

許祖伊次尹振仲

尼文教之鳴

陳之紀振仲

蒙亨之爻象

李蒙亨彦通

俟泰來而彙征

萬康泰之

勿務世華而

起文通之附

夏伯文世華劉文通叔達唐陸淳謐文通先生柳子厚嘗欲歸其門然陸亦附王叔

文勿求必達而貪季孫之榮

張必達邦彥

窮則隱居

吳隱

翁若靖達斯大亨

徐大亨顯仲

凡百君子毋渝此盟

止庵銘

叔父寶印講師纂止庵以居姪某銘曰

學者求道如客在途不有所止將安歸乎大學之道在於知止意正心誠乃悟斯理孔門高弟回也獨賢未見其止夫子惜焉庵中道人由儒入佛進於有為止於無物欲知止處是亦難言非內非外亦非中間道人失笑汝言亦綺道本無進亦何有止道無進止庵無成壞孰知此庵中含法界

甕庵銘

予目黃楊為甕庵因銘之曰

團團甕庵自天生植匪陶匪鎔匪塗匪飾百榦輪囷非斧斤萬葉敷披覆以瑠璃天牖玲瓏透日含風我非原憲物異名同濃陰酒綠春色益深我非畢卓意自酣沉孰云此庵人不可住我以意游形骸曷預孰云此庵飛禽所巢此意彼形了不相殺孰云此庵風燥雨濕我意潛住風雨莫及以形住庵如繭裏蟻苟得其趣何所不堪此庵此意聊復爾耳孰非吾廬亦何必此

會趣堂燈銘

長檠高燃不照青編短檠自對不照同輩孰若此燈巍
標一堂與爾多士同分厥光無囊爾螢無燭爾雪清夜
紅紗滿堂明月凡我同志勉思六經趣與心會無孤此
燈

止堂情話室銘

南浦陳臺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名
室命梅溪王某銘之銘曰

金玉滿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

知止予以銘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遠而正子心芳誠子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右止堂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況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苟不情將烏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顏津津兮常自快願子擴親戚之情意均此話於疎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為悅也尤大

右情話室

書几銘

是惟王子之几至哉之樂在乎是

厨銘

是惟王子之厨中藏吾書腹不如

書銘

是惟王子之書惟其不勤是以空虛

筆銘

是惟王子之筆爾心有盡時吾用無窮日

墨銘

是惟王子之墨子以稼穡客卿之德

紙銘

是惟王子之紙吾不善書恩爾多矣

硯銘

是惟王子之硯出入廣場經百戰

硯匣銘

啓焉斯磨蓋焉斯藏匣爾陶泓器吾文房

筆池銘

直方其形芳泓其中滌毛穎兮爾之功

簡板銘

斲之平如漆之明如札之盈如潔之瑩如毋枯荆藤惟
爾之書

粘板銘

千里面目曰書簡函而封之斯致遠代卓受垢而不辭
者是惟粘板

界方銘

心正筆正亦惟爾有以相其正

界筆銘

中書君老而禿棄之則可惜取其心之猶可以用以小管
城為之宅吾欲寫盡天下書賴爾為之畫策

詩筒銘

我腹空虛兮好斐然而成章爾腹空洞兮宜為吾之錦
囊

書筒銘

交游解散兮書不可已爾為魚鷹兮通面目於千里

鏡銘

是惟王子之鏡勿病乎面目可憎而取乎衣冠可正

燈銘

是惟王子之燈燒膏繼晷惟汝能

香爐銘

匪金匪玉銅姿瓦質以爾馨德在吾蘭室

印斗銘

器髹而光斗形而方孰鑄賤名於是乎藏

扇銘

無仁風兮可揚惟篋中兮是藏

肩輿銘

我僕既食我輿斯肩我將何之必故必親豈無公門經
歲弗入豈無權門足未嘗及肅爾徒御慎吾往還惟分
之安肩輿斯安

菖蒲孟銘

叔父寶印講師之贈也銘以記之

伊巧匠兮斲山骨剗其中兮方其實擊湖嵌兮隱蘭若
根玉衡兮灌天一從何來兮叔贈姪真清流兮宜在吾
室

國朝名臣贊

寇萊公

嗚呼萊公相我真宗契丹南牧朝野洶洶羣臣勸帝幸

蜀江東微公決策天下其戎百年無兵繫誰之功

韓魏公

巍巍魏公文武兼資相我三宗身任安危周勃定策霍
光受遺古社稷臣公實有之非我仁祖其孰能知

范文正公

堂堂范公人中之龍正色立朝姦邪不容材兼文武躬
履仁義出將入相十纔一試真王佐才用之未至

富鄭公

巖巖富公仁者之勇危言折敵神色不恐公在使車敵
不敢動公在相位四夷稽頽出入三朝為國輕重

杜祁公

維正獻公相我仁宗公在相位私謁不容苞苴不通非
道不從封還內降與權倖抗公忠直亮清白宰相

歐陽文忠公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贊議論韓
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

文潞公

太師潞公勲高業隆四朝元老福祿始終元祐之初太后臨極起公於洛平章軍國夷狄來朝服公之德

趙清獻公

於維清獻典天之憲人呼鐵面發姦糾慝以正王國古之遺直吳蜀父老語之流涕公之治民古之遺愛

司馬溫公

宋二百年名臣輩出孰為第一咸曰君實田夫野老識

其遺風至今猶語司馬相公以手加額涕泗亡從

蘇東坡

東坡文章百世之師羣邪所仇斂不及施萬里南遷而氣不衰我讀公文慕其所為願為執鞭恨不同時

蘇穎濱

賢哉子由賢哉子由忠言嘉謀聳動冕旒橫身政府不避怨仇棣萼聯芳皆第一流才不逮兄器識俱優

陳了翁

賢哉瑩中賢哉瑩中鶚立兩朝凜乎清風二蔡嘯凶節
姦為忠黨與雷同牢不可攻公獨仇之折其姦鋒孤立
不容身以謹終公乎不忘名等岱崧

梅溪前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叢要卷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八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二

宋 王十朋 撰

論

禹論

堯舜禹皆聖人也惟其傳賢傳子之不同而後世不能無異論也自孟子之前人皆以為禹德稟故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萬章以是發問孟子辯其不然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然後學者以傳賢與子一本於天

而無有以議禹也至韓子作禹對而其說又不然曰堯
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
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且謂孟子
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近世善議論者莫如蘇
子蘇子之言曰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
得焉而思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堯舜之傳賢是
不得已而禹之傳子蓋聖人之不喜異也自萬章之間
至蘇子之辯其說有四然而聖人至公之心卒未明焉

以為德稟而傳子者是以迹論聖人其說也固陋矣而孟子歸之於天亦未免乎不通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禹之傳子其大計固已定於生前不待身死之後始聽天命人心之自歸也謂舜禹避朱均而益避啓者其說蓋亦不經矣韓子以爲憂後世蘇子以爲不爲異韓子之言也近正蘇子之言也近人情然皆未得夫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以天下爲公器其視賢於子一也賢可傳而傳不以傳賢爲疎而害天下之公器子可傳而傳不

以傳子為私而有慊於心也昔吾夫子以大道而傳之學者夫以人情論之夫子豈不欲私其子哉然而遇庭之訓止於詩禮陳亢始以異聞為問卒以君子遠其子為喜亢以私心量聖人而其問與喜皆不然也夫子嘗謂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者人之情也至於所欲傳道之心視回與鯉一也堅高之妙在回而詩禮之外無以告鯉者豈親門人而遠其子哉使回如鯉鯉如回則詩禮之訓在彼而堅高之妙在此矣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

傳道與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為大聖人
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堯舜非遠其子禹
非親之也民之所安吾從而與之不知傳賢之為遜天
下傳子之為世吾家尚何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也哉若
夫憂後世爭之之亂而以之傳子者固可以為天下後
世法矣原其所以傳之之心出於以天下為公而視賢
與子為一無有不得已與懼夫為異之事亦非有憂之
慮之之心而委曲為之計也愛其子而私有與之者人

之情憂後世而為之計者君子之法不以親疎內外二其心者聖人至公大同之道知此三者之說然後知堯舜禹之不二其心而傳賢與子一也

武王論

事有出於千載之遠而傳聞之不同吾將奚所考信邪愚曰聖人之言可信而時人親見之言亦可信也千載之事必存之於書是書出於聖人則可信不出於聖人則可疑吾非信書而信聖人聖人之言如此吾是以知

其如此也千載之事當時必有親見之者親見之言可信傳聞之言可疑吾惟親見之是信而缺傳聞之疑可也彼有聖人之言與時人親見之言兩不同焉則吾將誰信亦曰槩之以理而已矣書載武王伐商之事與時人親見之言不同學者疑之異論興焉此固宜槩之以理者秦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是十有一年者果誰之年邪上不繫之文王是必武王十有一年也武王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後伐商邪史記載夷齊扣馬之諫

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武王必不歷十有一年之久而不葬其父也書出於夫子之所序萬世之所取信而夷齊又武王同時之人亦不可以不信二者俱可信而其說不同則學者不得不疑而異論不得不興也漢儒之說曰文王之時虞芮二國質成于周諸侯並附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文王自受命九年而卒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是也武王終三年之喪然後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數之稱十有

一也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受命稱王於商紂在位
之時孔子何以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乎是
求十有一年之說不通而誣文王於不臣之地也近世
大儒歐陽子作泰誓論斷然惟書之是信而破漢儒之
說曰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復何疑哉
歐陽子之言甚辯而近正然不信遷史載伯夷之諫非
春秋所謂以信傳信者愚竊謂書之所載者是遷史所
記亦不虛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周家受

命之十有一年也或曰子方繆漢儒之誣文王何為復取受命之說乎曰文王非受命於天受命於商也文王自羑里之囚還而紂以弓矢斧鉞賜之使得專征伐自是而後文王始居方伯連帥之職五侯九伯得以征之於是又有遇密伐莒戡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卒然則文王受命者是受商命以專征伐非受天命以自王也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征伐而觀政于商泰誓之作在周家專征十有一年之日武王未有天下之初

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是則書與史記之年皆可信而漢儒之論歐陽子之所疑者皆可得而決也或曰子信聖人之書與時人之言而孟子不信武成非邪曰孟子非誠不信書也以不信而救弊也武王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兩兵之交寧無血刃者乎血流漂杵雖記事者未免文勝質而不可謂之盡無也當戰國之時有爭地爭城之戰盈城盈野之殺好兵之主與夫貪功樂禍之臣蓋有以牧

野之戰藉口者矣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春秋之法信以傳信者也疑以傳疑者也不敢以其所傳聞忽其所親見是亦教天下之信也況秦誓信書馬遷信史理有足信者乎愚故曰聖人之書與時人親見之言皆可信而二說不同者槩之以理而已

性論

學者之患在於好言性性非學者之所不當言其患在於不知性而好為雷同之論也今天下雷同之論在乎

孟子性善之說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為才也一二師儒唱之學者從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實非有所見而言焉性非可以無見而輕言之者必待吾心有所見焉而後言之則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見也吾之所見者未必是又從而質之聖人之言吾心之所見與聖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當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聞也其昭然著於論語者有一言焉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繼之以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夫子之言雖不詳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子性近習遠之言蓋論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論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數其生下愚也亦然惟所謂中人者紛紛皆是也故夫子舉中人而論常性斯有相近之說焉又懼學者執是而槩論天下之性復為上智下愚之說以別之夫子之論性固已昭昭矣烏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雖瞽鱉不能移上智而愚下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

雖堯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為中人而非善非惡者是為相近方其生也無君子小人之別及其習也有君子小人之歸其猶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可謂近矣及其派而二之則有東西南北之相遠也此聖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為天下常人設耳若夫上智下愚之性其猶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雖善呵者不能奪而使之熱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熱雖善噓者不能奪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奪寒熱之

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說者謂堯桀同是性也嗟乎其不知性也是蓋出於孟軻性善之論軻非不知性也軻之論性將以設教而已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至若荀況以性為惡揚雄以性為善惡混亦所以設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為性立一定之論也軻曰性善是誘天下使其惟善之是歸况曰性惡是懼天下使其惟惡之務去雄曰善惡混是開兩端而使之自擇也其說雖不同其所以設教則一也況雄又以救弊焉者軻以

善誘之而不從況出乎軻之後不得不以惡懼之況以
惡懼之而不畏雄出况之後不得不開兩端而使之自
擇亦猶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
為性立一定之論者惟吾夫子與韓愈氏愈著原性篇
有上中下三品之說此最合吾夫子所謂相近與夫上
下不移者世乃謂愈之所論者才也非性也至謂夫子
所謂上智下愚者而亦謂之才焉夫性之與才同出乎
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為之主才為

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發而為善則非性是才為之也下愚之性惡矣發而為惡則非性是亦才為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惡其所以為善惡則才也是性主之而才應之耳烏有性無上中下而才獨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堯舜與吾夫子者必不惟桀跖之同學者宜以心求之慎無襲乎雷同之論而雜乎佛老之說則夫子之言性可得而聞而韓愈之所論者果性也非才也

禘祫論

諸儒禘祫之說何其紛紛不同也鄭康成謂祫大禘小
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小大之說不同也王鄭小大之說
方淆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則又謂一祭二名禮無差
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圓
丘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
於宗廟非祭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閟
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漢光武詔問禘
祫之說於張純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夏禘

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禘一祫是出於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祫祫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禘祫之議講之屢矣牽於繁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善乎歐陽子之言曰事有出於久遠而傳於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

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然則欲一禘祫之說當折衷於聖人之言可也春秋詩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祫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祫也春秋有禘無祫以大事為祫者公穀也詩周頌商頌言禘者二而不言祫惟元鳥祀高宗鄭氏箋曰祀當為祫詩有

禘無祫以祀為祫者鄭氏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周禮無禘祫之說以肆獻裸饋食為禘祫者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論語言禘而不言祫并言禘祫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祫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至於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祫仲

尼燕居與祭統篇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祫王制祭義
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祫以春秋詩禮
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當
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
祫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祭
之時群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
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者總名祫者一事亦
猶薦生薦熟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謂之裸薦

也裸也祫也皆大祭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名也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祫事遂以祫與禘俱謂之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祫者乃是禘中之一事也又見公羊以大事為祫遂以祫為大於禘殊不知公羊之說出於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即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聖人是以變禘之文而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求其說而不得遂援禮緯以釋經此所以啟後世之紛紛

也或曰如是則劉賈一祭二名之說得乎愚謂劉賈之說僅矣而未盡也彼謂二祭一名者謂本無二禮也則一祭之說為僅得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祫者因禘而合食焉禘總名祫一事則二名之說為未盡或曰如是則廢三年之祫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祭乎愚曰廢祫之名而一之於禘可也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說不可廢也鄭康成先三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與夫秋祫冬祫紛紛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年

裕五年禘自漢至今而用是說可廢之乎愚謂春秋詩禮論語非聖人之書則漢儒之說禮緺之言不可廢春秋詩禮論語果聖人之書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為而不可邪

君子能為可用論

知所以為己知所以為人又知所謂有天斯可謂有道君子矣夫何故君子之學求於為己而已初無心於求用也學既足乎己用自藏於中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

無所施而不可用者君子因其可用之資遇其當可用
之時著其能為用之效至若人之不我用也君子必歸
之於天而有所不顧卽焉苟以吾學可為己用可以為
人不察時之可否人之用舍必欲求試其所用幸而用
則喜不幸而不用則懃甚者至於自貶以求用是徒知
為己為人而已而不知有天也烏可謂誠君子哉荀卿
曰君子能為可用繼之以不能使人必用己真確論歟
君子之道有三其未達也修其所為用其既達也行其

所當用不幸而不遇則處其所不用修其所為用則能盡已行其所當用則能盡人處其所不用則能盡天故君子自幼學之初必修其能用之實謂將事君也必先學所以事父謂將治國也必先學所以治家謂將明德於天下也必先學夫正心而誠意在我之學既已盡矣推其素蘊可以有為於當世矣使不我用則已用則決不負所學焉以之效智於一官則其用優於一官以之策名於一國則其用優於一國以之坐廟堂而權衡天

下則其用優於天下是由能修其可用於未用之日故能行其所用於當用之時也如此至若在我雖可用奈何人之不用我君子必將斂其可用之器於一己而未嘗汲汲以求售於人齧牘而藏待價而沽居易以俟姑盡其在天而已又豈遺佚而怨阨窮而憫栖栖焉為不得志之人哉故善學君子者不止學其可用必學其可用而不得用學其可用徒能取利遠而已而人皆可學學其可用而不得用斯能處困窮而為聖人樂天之事

也孔門弟子如賜之達如由之果如求之藝皆能學其可用者故夫子許之以從政而不許其為不可則止之大臣若夫可以有用可以處不用唯顏子一人而已故許之以用舍行藏之理又許之以唯我與爾有是夫回也生不遇時不獲著其有用之迹因其不用亦見其能處不用之賢矣嗚呼自生民以來孰有如孔孟之能為可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不得用者乎又孰有如孔孟之能處不用者乎孔子嘗自謂用我則為東周孟子

亦嘗自謂捨我其誰孔孟之言非自誇以求用也蓋言其實可用者至於歷聘天下卒老子行也又未嘗不歸之於天故當陳蔡之阨子路有吾未仁未智之言以疑夫子子貢亦有不容盍少貶之言以勸夫子夫子以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身而不為容之理以喻之孟子遭臧倉之沮闊而不得見魯侯不歸怨於臧倉而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天也若孔孟者真可謂能盡天矣彼屈原者何人哉一不見用於

楚而離騷之怨興矣原以清死而後世哀之使原果見用亦未必能有為於楚蓋其為器固已小矣苟卿亦逃讒於楚者也以宗工之學至於廢死蘭陵亦可謂不遇矣卿不作離騷怨懟之辭而有不恥不用之語嗚呼卿賢已哉

上舍試策三道

第一道

昔先正司馬光論歷代君臣事迹始周烈而訖五季貴

穿馳騁上下千載間書成於元豐中神宗皇帝嘉之錫
名資治通鑑親灑宸翰以製其序且取前代之君以自
况其言有曰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所謂禹吾無間然者
議者謂神宗聖德具見於十九年事業之間巍然炳然
可高揖堯舜於千載之上而乃俯比二三君何耶愚曰
不然自古聖人德盛則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廉
孔子以天縱之聖生民以來未之有而乃自比於老彭
自同於丘明白以為不如顏淵可謂待人恕而德愈盛

取名廉而實益有餘矣然則神宗之有取於文宣太宗
是亦孔子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之意也知吾夫子與神
宗待人取名之意則知今日主上之有取於光武亦仲
尼之意歟神祖之意歟夫光武之為君雖未可比隆三
代盛王較之漢七制唐三宗之中實為最優以春秋之
法責之固未逃議論之域待之以忠恕之道固宜取所
長而掩所短也請論光武之為人而特與高帝太宗陳
之以發明聖志之萬一若夫主上盛德大業自與堯舜

三代同符非敢以光武比也夫七制之功莫大於高帝
三宗之功莫大於太宗以光武而擬二君則其功有若
不及者嗚呼孰知其不及是乃所以過之耶高祖太宗
惟功之是慕而光武則以為不足慕故高祖太宗以功
顯而光武以德稱高祖誅暴秦滅強項以三尺劍而造
帝業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關中既定馬上之事可勿
論也而好戰之心老猶不衰至親伐匈奴而困於平城
之圍高帝徒知干戈之可以立功而不知文德之可以

來遠當平城之圍足見百萬之衆不如虞階干戚之舞
矣是宜異日在廷之臣欲斬樊噲之論兵也太宗取孤
隋攘羣盜以幾冠之年而定四方亦可謂有不世之功
矣然唐室既造晉陽之甲亦可解也好大之心不能自
足至親定四夷而困於遼水之役太宗徒知古人有攘
夷之事而不知聖人有兼愛內外之心當遼水之厄則
知萬里親征不如漢文玉帛之聘矣是宜前日諫諍之
臣見武德之舞而不之顧也光武起於軍旅非不知兵

勇於大敵非不知戰明明廟謨糾糾雄斷非不足以務
遠畧雲臺之將上應列宿非不足以立邊功舉全漢之
衆又非不足以橫行四夷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而退
然若一怯者口不談兵於恢復之後何耶蓋事有屈於
名而當於實者惟盛德者能之夫興師百萬拓地千里
功若可喜也盛德之主則謂彼民亦吾民何忍草芟獸
猶之耶吾寧收愛人之實德不必求名於闢國也太師
奏凱將士受賞君臣固可相賀也盛德之主則思有畏

糧千里巷哭飲泣之人是孰貽其禍耶吾寧使吾民之不傷不忍求戰功而生德色也得不毛之地以夸封疆之廣孰若保吾土之當於實哉臣無用之人以為民孰若全吾生齒之當於實哉高祖太宗皆棄實德以慕虛名光武獨能屈於名而當於實故以藝文之講而代于戈以道義之論而代鞍馬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閉玉關謝西域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而抵掌撫劍之臣皆不得逞志於當時其治天下一出於柔道朝夕

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而不知疲此所以賢於高祖太宗一等歟雖然光武之所以優於漢唐之君者以其能偃兵也其不能比隆於三代之君者用人之際未可人意爾光武以吏事而責三公以謠言而易守宰此最其失之大者三公之職所以論道經邦非可以吏事責之湯不責伊尹以吏事而望之以一德格天高宗不責傅說以吏事而望之以朝夕納誨成王不以吏事責周公而望之以師保萬民光武不與三公坐論邦國之大體

而以吏事進退之非商周之所以待三公者宜其治效不及於古也守令之職所寄非輕當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之非可以謠言而驗其賢否鄭子產古之遺愛名在循吏中方其相鄭之初民興欲殺之謠使人君遽從而易之則僑之聲名風采不復著於列國矣以吾夫子之宰中都曾未聞有誦德之謠使時君必以謠言取人則造為緋衣小兒之語以沮賢者多矣光武失於此是宜東都循吏反西京之不及也且光武之失又不止如

是三公固不可以吏事責而光武之失尤在於未能擇
三公守令固不可以謠言易而光武之失又在於親擇
守令夫三公之職非大儒不足以當光武乃以此處侯
君房輩未聞其有卓卓過人者是宜嚴子陵問其癡而
致語於使者以議之雖起一卓茂於縣令及居廟堂亦
無所建明其名固亦減於治密時矣則知論道之任非
可以輕處人也守令之寄雖重然非天子所宜親擇者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部刺史刺史擇守令此人主簡要

之術也光武乃以身任部刺史之職宜其擇之不精而以謠言進退之使光武精意於一相亦何患天下無賢守宰也嗚呼至治之君不世出漢唐之可稱者止於十數君而光武尤為盛德猶不免有任人之失是宜以忠恕之道處之而勿至於責人無已可也恭惟主上以仁聖之資撫中興之運誕敷文德仰合有虞歸馬放牛同符周武初非有慕於光武而襲其陳迹也比因廷策多士特以光武發於清問草茅之士莫知聖志之所在愚

獨妄意其處已處人之際合吾夫子神宗之用心而明
策下詢謂今日禮文經義間或酌光武之儀以出處或
矯光武之失以示訓其迹蓋有不同者愚竊謂景至而
禋祀元正而會朝建廷閣以崇文闢成均而論秀此皆
取法三代非酌光武之儀而行之也寫六經于琬琰為
學者式異端邪說禁止勿用以矯尊七經之譏復春秋
立三傳以矯罷黜左氏穀梁之失愚謂此皆默契孔孟
之用心亦非有意於矯光武而為之也然用柔道以致

平光武之所已為者而吾君固已優為之任一德以圖治吾君之所已為者而光武負不能之愧矣雖然愚復有說以獻夫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乃人主之盛德而人臣之職則當以責難為恭孟子謂不以仁義告王則斥以不欽之罪唐文宗嘗問羣臣可況以何主鄭覃以文宣對為李石所斥且以堯舜勉之夫文宗雖儒雅主然任人致治之際有不足稱者李石乃期之以堯舜使不以文宣自安况吾君盛德實足以為堯舜耶愚願執事

當侍請問之際日陳堯舜之道以廣吾君稽古之志彼光武駿淺姑取其二三策可也

第二道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吏之名不聞為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愚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讀灝灝之書而得伊尹伊陟傳說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公閔天之徒之為人

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
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曰
某為忠臣某為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有
獨行山林草野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
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相子產楚相孫叔敖以循吏
聞則吏治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
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
而長往則韜光匿采於漁樵之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

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疎寥絕
如參辰之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
時耶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蓋自高祖
見儒服而慢罵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
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
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
事蓋以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斬絕之行自廉耻
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

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
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
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之內而唐無孝友
之俗秉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
難能而僅有為足貴也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勝書
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
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
逸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之士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

民行之全純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蓋不
欲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草申屠蟠之
類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
忠義孝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
人多忠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二傳之不立蓋不欲使當
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經
術淵源者孔安國為之最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淵
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為之伯文翁

興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竊
有取於范式式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
是固本諸賢聖而不為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
竊有取於嚴陵陵高尚其志卒不為光武屈議者謂其
得聖人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溢聲名也言言之烈
史臣之所以贊顏段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銘李興
然真卿秀實行非一端而不列於忠義愚獨於忠義三
十七人之中深喜全節之張巡李興割股肉以進其親

非名教之所取愚獨於孝友十人之中深喜義門之中
李知本若夫四百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
名臣皆由此途出不列於數者之目非為不足列也正
以其全德脩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
莫如揚雄氏詎可列雄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
二子詎可列卓魯於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詎
可列仁傑於孝友忠義乎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
不如不列於是科之為美史臣去取端有旨哉雖然班

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哀慘刻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姦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姦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嗚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去取猶未盡當潛德之幽馨未必盡發已死之姦諛未必盡誅此韓退之所以有人禍天刑之畏也

第三道

佩玉之禮尚矣在戴經則記其義於玉藻在周官則謹其藏於王府在詩則詳詠於國風在論語則畧見於鄉黨其他雜出於諸家之說者不可以屢舉玉藻記佩玉之義為最詳其大意則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又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以玉比德焉此愚所謂記其義於玉藻者此也天官王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玉珠

玉夫玉在先王之時特命官以掌之者非以充玩好之具為非常之寶蓋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玉府之職不可一日不謹此愚所謂謹其職於玉府者此也詩於終山戒襄公之篇因其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而大夫美之曰佩玉鏘鏘蓋勉其修德以稱是玉也於大東刺亂之一篇而其辭曰韜韜佩璲不以其長蓋譏其居官職而非其才之所長徒有佩玉之美有女同歸之詩則曰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女曰雞鳴之詩則曰雜佩

以報之以贈之以問之其刺惠公之詩則有鶻韞之語
是皆因佩而示美諷之意愚故曰詳詠於詩之國風者
此也論語鄉黨一篇備記聖人出入起居飲食言語衣
服之禮其言有及於玉者曰去喪無所不佩則知吾聖
人之身未嘗一日去玉以苟燕息之安此愚所謂略見
於鄉黨者此也韓詩外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
衝牙蠻珠以納其間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
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其略見於鄭氏之釋其詳

見於孔穎達之疏其遺制見於王粲之法此愚所謂雜出於諸家之說不可屢舉者也雖然佩玉謹於先王之時而廢於衰周之世後世學者雖讀禮讀詩讀論語諸家之書而目不習見其制耳不聞其聲終莫能考究其法而妄以臆見議之此紛紛之論所由而起也請因明問而論之玉左右各五而宮羽祉角之分在焉左佩雙衡者其音宮雙璜者其音羽右佩雙衡者其音祉雙璜者其音角此宮角祉羽之分也夫樂備五音而佩獨不

用商者蓋玉所以比德而商於五方則為西五行則為
金於五常則為義而以剛果肅毅為事是可以為威而
不可以為德此玉於五音之中所以獨去商也記曰古
之君子必佩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夫采齊者路門之
樂節肆夏者登堂之樂節樂師以備王儀大駟以備五
車是天子享元侯之禮而記乃以此為君子鳴玉之節
何耶蓋經之所謂君子者乃指有位君子而鄭氏釋之
謂君子者士以上其說誤矣此所以啟後世之疑也古

者有德佩有事佩康成謂在君所則去德佩設事佩則知燕居德佩之外兼設事佩矣事佩子所以事父母使二佩不廢則金燧木燧大觴小觴不幾於贅乎愚竊謂記言子事父母止及事佩而不言德佩則德佩必不兼設於事親之時又古者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二佩之設自有先後之序二者有一於此則不至於贅矣事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內則婦見舅姑左用亦五右用亦五是也德佩不特君

子有也婦人亦有之詩曰佩玉之儼佩玉瓊琚是也考
之內則與詩人之辭而君子婦人之玉無異則珩璜之
制燧觿之施意其必同矣嗚呼佩玉之設所以尚德也
然在君子佩之則為宜在小人佩之則為辱昔孔子為
魯司寇而不設德佩事佩示已無德事也夫佩在夫子
可謂宜其德矣而以無位不設當時鳴玉而趨者得不
愧於夫子乎得不辱斯佩乎詩人譏惠公無成人之德
有成人之服故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然則無德而佩

者年雖成人行實童子也後之君子能於佩玉之際而
思所以佩之之意設德佩則知所必修德設事佩則知
所以立事如古人謹弦韋之戒則玉與身俱榮矣



梅溪前集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俞鳳